



Villages, Beliefs, and Rituals

村落·信仰·仪式

河湟流域藏族民间信仰文化研究

谢 热/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村落·信仰·仪式

河湟流域藏族民间信仰文化研究

谢 热/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村落·信仰·仪式:河湟流域藏族民间信仰文化研究/谢热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8
ISBN 978-7-5097-1713-4

I. ①村… II. ①谢… III. ①藏族-信仰-民间文化-研究-青海省 IV. ①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2217 号

村落·信仰·仪式

——河湟流域藏族民间信仰文化研究

著 者 / 谢 热

出 版 人 / 谢 寿 光

总 编 辑 / 邹 东 涛

出 版 者 /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地 址 /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北 三 环 中 路 甲 29 号 院 3 号 楼 华 龙 大 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 站 支 持 / (010)59367077

责 任 部 门 / 人 文 科 学 图 书 事 业 部 (010)59367215

电 子 信 箱 / bianjibu@ssap.cn

项 目 经 理 / 宋 月 华

责 任 编 辑 / 张 晓 莉

责 任 校 对 / 李 海 云

责 任 印 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发 行 部

(010)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 地 书 店

读 者 服 务 / 读 者 服 务 中 心 (010)59367028

排 版 / 北 京 宝 蕾 元 科 技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 北 京 季 蜂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0.6 字 数 / 151 千 字

版 次 / 2010 年 8 月 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8 月 第 1 次 印 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1713-4

定 价 / 3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对于外界那些并不十分了解青藏高原藏族聚居区内部自然、历史、人文等诸多方面所存在的差异或多元特征的人们而言，一提到藏族、藏族文化及其宗教，立刻在脑海中联想和浮现的，自然便是青藏高原那皑皑的雪山、辽阔的草原、牧人的帐篷，以及金碧辉煌的佛教寺庙和在那里虔修佛法的活佛、僧尼们的身影。诚然，就总体而言，青藏高原呈现给外界人们的第一感受确乎如此。但是，当你走进高原，只要多走一走，多转一转，领略到的不只是雪山的神奇、草原的丰美和藏传佛教文化的凝重、神圣。其实，在雪山之下、草原之外、江河之岸，你将会看到青藏高原自然与人文的另一面景观：肥沃的土地和那分布于沟壑纵横间的农田、村落、人家，以及祭天地鬼神、拜日月星辰的古代农业社会民间信仰的遗俗。特别是当你行走在河湟流域的山山沟沟、坡坡岭岭间时，这里宜人的气候、旺盛的人气、丰饶的物产，让你感受到不是江南却胜似江南的惊奇，而且你也将体验到这里多民族、多宗教相容共生、多元互动的人脉的延续和文化的



传承。尤其意味深长的是，你将会体味到藏族传统文化体系中农业文化的鲜活个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藏族农业社区民间信仰文化的独特风韵。正因如此，笔者身为河湟藏人一员，深感有责任、有必要将河湟流域藏族地域文化特别是其中濒临遗失的民间信仰文化的点点滴滴搜集、整理出来，并从学理的角度，加以研究而奉献给大家，让人们更多地了解青藏高原自然与人文的方方面面，更系统地了解藏族传统宗教文化中的诸种地域性特征。

本书正是基于以上的缘由和考虑，才将河湟流域藏族民间信仰文化纳入个人研究计划之内，历经数载，几易其稿而成。我们知道，藏族民间信仰文化作为整个藏族原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内涵相当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而河湟流域藏族民间信仰文化，由于其生成、发展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与中原汉族文化、北方蒙古草原文化相对接的特殊生态地带和自身半农半牧的特殊经济生活形态的土壤，而且长期植根于多民族、多宗教相互影响的多元文化共生的环境之中，因而，其特点更为鲜明、独特。研究这样一种具有一定典型特征的原生态民间信仰文化现象，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本书在对河湟流域自然环境与人文历史以及民族传统生产方式等文化生成、发展的客观基础进行考察与阐述的基础上，运用田野调查方法，并结合民族学、民俗学等理论和文献资料，就该流域藏族民间信仰文化的产生、发展与演变，以及其内容与形式上存在的共性与个性特点等作了较为深入的解析、论述，同时还就其文化功能与意义，特别是对近现代安多藏族文化乃至河湟各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也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当然，由于资料不足，加

之作者学识有限，有些地方论述还不够系统，某些观点还值得进一步推敲。所有这些存在的问题，将在以后逐步加以补充、修正，同时也希望学界同仁提出宝贵意见、建议。

谢 热

于青海省社会科学院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一日



目录

前 言 / 1

第一章 河湟流域自然与人文环境 / 1

第一节 自然地理 / 1

第二节 人文历史 / 6

第二章 河湟流域藏族农耕的起源与村落的形成 / 27

第一节 农耕的起源与发展 / 27

第二节 村落的形成与变迁 / 33

第三章 河湟流域藏族民间信仰体系与内涵 / 37

第一节 民间信仰的兴起及内涵 / 37

第二节 “麻尼康”与村落信仰活动事项 / 43

第四章 河湟流域藏族自然崇拜仪式与象征 / 49

第一节 日、月、星辰崇拜仪式与象征 / 51

第二节 天、地观念与土地神、家神信仰仪式与象征 / 64

第三节 龙神信仰仪式与象征 / 78

第五章 河湟流域藏族图腾信仰类型 / 93

第一节 氏族图腾信仰 / 95

第二节 部落图腾信仰 / 97

第三节 民族图腾信仰 / 101

第六章 河湟流域藏族灵魂信仰与精灵控制 / 109

第一节 灵魂观念的产生 / 110

第二节 灵魂信仰仪式与精灵控制 / 116

第七章 河湟流域藏族前兆迷信与占卜术 / 125

第一节 前兆迷信与占卜术的产生 / 125

第二节 占卜术类型 / 130

第八章 河湟流域藏族祖先崇拜寻踪 / 135

第一节 祖先崇拜的产生与演变 / 136

第二节 祖先崇拜仪式寻踪 / 144

第九章 河湟流域藏族巫与巫术信仰仪式及其功能 / 149

第一节 巫和巫术的产生 / 152

第二节 巫术的内容及其形态 / 155

第三节 巫术仪式展演及其功能 / 162

第十章 河湟流域藏族苯教信仰遗俗 / 171

第一节 苯教的形成与传承 / 172

第二节 苯教信仰遗俗 / 174

附录 青海卓仓地区藏人的地域保护神崇拜

——对三份焚香祭祀文的释读与研究 / 181

参考文献 / 195

后记 / 201

第一章

河湟流域自然与人文环境

第一节 自然地理

“河湟”一词为黄河和湟水的合称，两河在青海东部的流经之地称河湟流域。这一地名最早出现在汉唐的历史典籍和诗歌里。如《后汉书·西羌传》载：“乃渡河湟，筑令居塞。”“唐代时，以河湟为题的边塞诗屡见不鲜，如杜牧云：‘黠戛可汗修职责，文思天子复河湟。’后其所指渐由河流演变为地理，确指黄河上游农区和湟水流域，包括甘肃的临夏（河州）回族自治区，青海黄河流域的贵德、尖扎、化隆、循化县，湟水流域有湟源、大通、湟中、西宁、互助、平安、乐都、民和。河湟的中心是河州和西宁。”^①从古代起，河湟流域一直是一个

^① 马进虎：《两河之聚——文明激荡的河湟回民社会交往》，甘肃民族出版社，2006，第12页。

多民族杂居的地方，河湟流域藏乡即指分布于该区域内的藏族乡村和生活于该区域内的藏族种群。按藏族传统方位概念来讲，藏语中把该地区统称为“润沙”（མོང་ས་），意为农业区，生活在“润沙”的这些本民族的人群称作“润巴”（མོང་པ་），意为农耕者，以区别于“卓沙”（འབྲོག་ས་），即牧业区和“卓巴”（འབྲོག་པ་），即牧人。

历史以来，河湟流域藏乡人民一直生活在这里，与稍后来这里定居的其他民族一道，共同开发和经营着这片肥沃、秀丽的土地，并且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河湟多民族文化，为中华民族的文明与进步乃至世界文明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一直受到世人的瞩目和赞叹。

河湟流域藏族人口呈散杂居分布，目前人口大约有50万人，主要分布在贵德县的尕让藏族乡、常牧藏族乡、罗汉堂藏族乡、东沟藏族乡；尖扎县昂拉藏族乡、措周藏族乡、坎布拉藏族乡、多加藏族乡、贾加藏族乡、马克堂镇、尖扎滩等地；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道韩藏族乡、文都藏族乡、尕楞藏族乡、岗察藏族乡；化隆回族自治县雄先藏族乡、金源藏族乡、塔加藏族乡、查甫藏族乡；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杏儿藏族乡；互助土族自治县松多藏族乡、巴扎藏族乡、加定藏族乡；乐都县下营藏族乡、中坝藏族乡；湟中县群加藏族乡、马场藏族乡；湟源县日月藏族乡；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朔北藏族乡、向化藏族乡。其中互助土族自治县加定藏族乡和湟中县马场藏族乡已改建成镇。

河湟流域藏族人口除较集中分布于藏族乡镇外，其他非藏族乡镇也有大量人口分布。如化隆县各乡镇基本都有藏族村社，该县藏族人口为该地区各县藏族人口之最，其他各县也大致如此。如平安县巴藏沟回族乡郭尔四村、索家，沙沟回族乡牙扎，



河湟流域藏乡多为山地农业，也兼管畜牧业。站在山梁上，举目远眺，沟壑纵横间的农田、村落、人家相映衬，一幅乡土田园美景展现于眼前，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片乡土风光。

今天，这里人气旺盛，物产丰饶，特别是随着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城乡面貌发生巨变，处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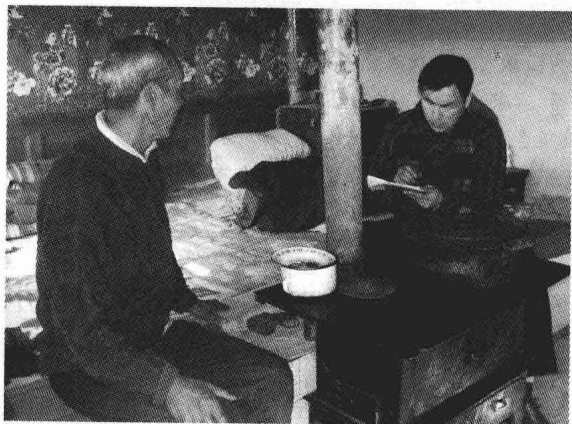
古城回族乡角加，石灰窑回族乡红崖村等属纯藏族村。再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东沟乡、峡门乡以及贵德县的河西镇、河东乡、新街回族乡等也有大量藏族人口居住。

总的来看，河湟流域藏族人口分布除了与其他民族杂居或混合居住外，大多数相对集中，连片分布。“如卓仓藏族在阿依赛迈山北侧带状分布，村落之间横向接壤，集中在青海海东地区乐都、平安两县（卓仓七条沟为主），分布格局主要表现为纵向杂居、横向聚居、带状连片。又如化隆藏族横向连片分布在宗喀山脉南侧；化隆、乐都山区又与民和山区藏族连接。从海东以外看，大通、互助与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和门源县，湟源县日月乡与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湟中县群加乡等与海南的贵德县、化隆与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隔河相望，循化县四



个藏族乡与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等山水相接。青海东部藏区总体表现为典型的‘大杂居、小聚集’态势。”^①

河湟流域位于青藏高原东缘地带，处于祁连山支脉达板山南麓和昆仑山的余脉日月山东坡。北部的达板山由西北走向东南，进入甘肃省境，在互助、乐都县境内称为北山；西部的日月山基本上纵向南北，是青海省境内内流河与外流河的分水岭，又是青藏高原农业区与牧业区的天然分界线；日月山向东延伸构成拉脊山、青沙山、马阴山、小积石山等，



历史以来，民间信仰发生、发展于民间社会这块草根文化赖以生长的土壤之中，民间社会的每一细微之处，即是一片文化的土壤。笔者多年深入河湟流域藏乡村落间，搜集到民间信仰的点点滴滴，一声一息，触摸到安多河湟藏族文化的根脉，寻踪到安多宗喀、角仓、巴燕等古老地域文化的传承足迹。最终，笔者似乎感悟到一个道理：一个地方要建设，要发展，不能割断了历史、传统、习惯、信仰，而且只有在上述诸种历史文化元素的基础之上，才能建立起坚硬的经济、文化大厦。

是黄河流域与湟水流域的分界线。全区呈山高谷深、山峦起伏、峡谷纵横的地形特点。气候在很多方面既有青藏高原气候的特点，又显示出温带气候的某些特征。全流域河湟谷地海拔较低，其余大部分地区在 2200~3000 米之间。全流

^① 完么冷智：《青海东部藏区语言生活及双语教学》，《青海藏族》2008 年第 2 期。

域气候相对较温暖，适宜种植小麦、青稞、蚕豆、豌豆、洋芋等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以油料为主。部分地区适宜种植瓜果蔬菜。这里是青海省的主要粮食产区。河湟谷地一带素有“塞上江南”、“瓜果之乡”的美称，这里物化天宝，人杰地灵。

河湟流域自然资源丰富，尤以水利资源和农业资源为最。河湟在青海省境内流经之地，多为建设大、中型水电站的理想之地。已开发营运的李家峡水电站、直岗拉卡水电站、公伯峡水电站等形成了大型梯级电站分布格局，为青海全省乃至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同时也极大地改善了青海省东部沿黄河谷一带的自然环境。今天，从青海省龙羊峡水电站至甘肃省刘家峡水电站之间，因各电站水库蓄水，库区水位大幅上涨，水域面积成倍扩大，与这一带独特的自然景观相映衬，赋予这里以“桂林山水”般美景，且形成了具有多方面可开发和利用价值的巨大的水域资源。它不仅对当地气候的调节和生态环境保护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而且对于该流域各族人民发展经济、脱贫致富也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其次，这里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农业经济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近期“青海省东部黄河谷地百万亩土地开发整理重大项目”通过专家评审。项目区位于青海省东北部，黄河拉西瓦水库以下至民和县寺沟峡之间的黄河沿岸地区，土地面积为114.33万亩。工程依托已建和拟建的拉西瓦、李家峡、公伯峡、积石峡四大水库和六条干渠骨干工程进行土地开发治理，布设灌溉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程、农田防护工程和其他工程，对原有的低水平农田和荒滩、荒坡进行治理开发，形成田成方、渠相连、路相通、林成网的田水路林综合配套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建成后将大幅增加耕地，扩大灌溉面积，降低灌溉成本，提高农业产量，增加农民收



人，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推进农业生产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机械化经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经济增长、生态环境改善和可持续发展。另外，这里的植物资源也相当可观，主要分布在境内北部祁连山支脉达板山、中部拉脊山、南部达里加山及其余脉中。这些植物资源在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平衡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还养育了众多的野生动物。此外，这里的矿产资源种类多、品位高，具有较多的开发、利用价值。所有这些都表明，河湟流域地区是青海省的一个主要能源地和产业区。这就意味着河湟流域兴，则青海兴。河湟流域在整个青海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第二节 人文历史

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证明，河湟流域是青藏高原上文明起源很早的一个地区。这里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是安多地区藏族文化的最早发源地之一。

人类在青藏高原地区的活动历史可追溯至距今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而在河湟流域地区的活动历史则大致始于新石器时代，其标志就是马家窑文化类型。该文化类型在河湟流域地区发现较多，其主要特征是人们大体以氏族为单位过着定居的生活，其聚落多位于河流两岸的台地上。他们的房屋多为半地穴式，平面呈圆形或方形，房内有灶，房屋四周有储藏东西的窖穴。^①当时原始农业生产已兴起，生产工具有石制斧、刀、凿、斨、铲、锄、镰等，也有用兽骨、兽角加工的工具。

^① 崔永红等主编《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6页。

此外，畜牧业、狩猎业和制陶业也有一定发展。尤其是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盒，生动地反映了古代先民尽情歌舞的场景，同时也体现了他们热爱生活，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良好心灵。

继之，河湟流域地区逐步迈进青铜器时代。该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齐家文化、卡约文化等。“依时代早晚和地域差异，卡约文化又可分为几个不同的类型。一种意见将它分为上孙类型（1973年在大通县上孙家寨首次发现而得名）和阿哈特拉类型（1982年在循化县阿哈特拉山首次发现而得名），另一种意见将它分为卡约类型、上孙类型、阿哈特拉类型、大华中庄类型（1982年在湟源县大华中庄首次发现而得名）。”^①

这一时期，河湟流域一带农牧业尤其是农业较发达，生产工具多为青铜制的刀、镰等。农作物以粟、麦类为主。由于铜器制造业发展较快，相应地拓宽了农业生产领域，同时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尤其是相关文化艺术与宗教信仰随之兴盛起来。这一时期的社会大致处在原始社会末期，部落战争较频繁，阶级对抗加剧。

这一时期的出土文化还有辛店文化类型。该文化主要分布在洮河中下游、大夏河及湟水流域。“在青海境内辛店文化的分布范围较卡约文化小得多，仅限于西宁、同仁、循化以东，主要在乐都县以东。已调查登记的遗存97处。已发掘的地点有大通县上孙家寨、乐都县柳湾、民和县核桃庄等，以核桃庄的发掘资料最为丰富。”^②从该文化类型看，当时农业生产工具较前大有改进，制陶、纺织以及冶铜业等也较为精细，表明劳动生

① 崔永红等主编《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14页。

② 崔永红等主编《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16页。



产效率明显提高，生活资料日益丰富。

上述古代文化遗址，多发现于河湟流域各地。根据文献资料的记载，古羌人为最早开发和经营河湟流域地区的先祖。因此，上述文化应当属于古羌人早期文化之范畴。而古羌人作为河湟流域藏族的先祖，其早期文化应当是河湟流域藏族文化乃至安多地区藏族文化的胚基或源头。

根据藏、汉文文献资料的记载，河湟流域地区藏族多系原有土著民族。《青海史地小丛书》、《中国少数民族史》称：“青海古为西戎或西羌之根据地，而西羌实为藏族之始祖。”据《后汉书·西羌传》载：“西羌之地，出自三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至于三危地望，研究者有许多说法，一说在今甘肃敦煌县东南，也有说三危是指康、藏、卫三地，即整个西藏及四川西部地区，也有认为在甘肃临洮县东南鸟鼠山之西，但学术界比较多的意见还是同意司马彪和范曄先生在《续汉书》和《后汉书·西羌传》中关于三危在‘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的看法。河关在今甘肃临夏与青海交界处，其西南正是青海境内。”^①显然，河湟流域一带正是古代羌人活动的中心。从相关史料看，在整个夏商以至春秋战国时期，河湟流域一带古代羌人生活相对安宁，一直保持自身的种族特征与文化形态繁衍并发展下来。

至秦汉，河湟流域古代羌人各部不断向内地迁徙，经历了六次大的东迁。“上述六次迁徙并不能包括青海东部羌人东徙的全部历史，只是两汉青海东部羌人东徙的有代表性的几个片段。东汉时北地（今甘肃庆阳西北，后迁富平，今宁夏青铜峡南）、上郡（今陕西榆林南）、西河（今内蒙古东胜县境）、安定四郡

^① 崔永红等主编《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21~22页。

都有羌人。这些羌人何时何地迁来？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但从《后汉书·西羌传》等文献反映的情况看，其中不少来自青海东部地区。”^① 古羌人的东迁，使羌人与中原民族间关系加深，特别是羌人文化传入中原地区，使中原汉文化吸收到新的养分，文化内容得到补充。这些历史事实充分表明了古代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民族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古代边疆少数民族对祖国内地汉民族文化发展所作出的积极贡献。

自西汉至东汉，河湟流域一带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大规模屯田，不仅扩大了耕地面积，推动了农业发展，而且促进了各部、各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至东汉中后期，特别是安帝以后，宦官外戚轮番专权，朝政败坏，民不聊生，遂引起各地的反抗，河湟流域一带羌人便是当时反抗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先后组织发动数起反抗活动。“纵观东汉羌人五次大起义，前后持续了一百数十年，包括湟中义从胡在内的河湟羌人在斗争中始终起着一种先锋和骨干作用。为反抗东汉王朝的民族压迫和腐朽统治，河湟羌人‘揭木为兵，负柴为械’，‘塞湟中，断陇道，烧陵园，剽城市’，‘东犯赵魏之郊，南入汉蜀之鄙’，进行了波澜壮阔的斗争，显示了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②

东汉灭亡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与羌人接壤的魏、蜀两国均力图争取羌人，以扩充劳力。239年，魏将郭淮在白土城（似在今化隆县境内）击败羌人数部，并在这一带设置临羌、破羌、安夷、白土、浩门等县。

隋朝时，隋文帝杨坚对地方行政制度进行了改革，改州、

① 崔永红等主编《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36页。

② 崔永红等主编《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70页。